星期

第卅二號

天笑主任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THE SUNDAY No. 32.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投稿簡章

一本刊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爲主但筆記小品亦酌用文言之稿

一本刊投稿暫收短篇

一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一投寄之稿如欲寄還者須附郵費及掛號費

一報酬由本社酌定不先函商惟概酬現金如却酬者請聲明

一投稿揭載後著作權爲本社所有

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轉交星期社收

THE SUNDAY,

版權所有
不准轉載

星期
第三十二號

民國十一年陽曆十月八日 陰曆八月十八日發行

編輯者 吳門包天笑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話四二四二

本刊定價

冊數	定價	郵費 本國	郵費 日本	郵費 外國
一冊	一角	一分	三分	四分
半年廿五冊	二元二角	二角五分	七角五分	一元
全年五十冊	四元	五角	一元五角	二元

廣告價目

等第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四十元		
上等	三十元	十六元	十二元
普通	十五元	八元	六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請至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面議

西京贈雛伎千代子幷題其影

（釧影）

金光
寺畔夕
陽斜來吃
春風別木茶
十五雛姬千
代子纔抛
舞扇又
琵琶

無錫未燬已前之黃婆墩

本行爲勸勵儲蓄起見各項儲蓄利息特優章程繁多茲摘舉數例如左

▲存洋一百元滿十年可得本息洋二百六十五元有奇（丙種）

▲存洋一百元以上五年期息一分二厘每半年付息一次（戊種）

▲每月存洋一元滿二十年可得本息洋七百八十五元有奇（己種）

▲每月存洋六元五角八分滿五年可得洋五百元（庚種）

詳細章程函索即寄

新華儲蓄銀行上海分行啟

設在上海天津路五〇八號
電話中央四七一四

同胞注意　國貨精華

大長城香烟

大長城牌香烟。係用最上等國產烟葉製成。品質之優美。氣味之香純絕非尋常香烟所能及。君試吸此烟一支。當勝吸他烟數支也。又每罐內。附贈獎券一紙。積存多張。可換各種貴重趨時之增品。

中國南洋烟草公司

及時行樂

天和風清良辰美景
小曲京戲娓娓動聽
留聲機器百代發明
全家團聚共娛清音
宛然劇場不出門庭
梅派譚調高下分明
價目既廉名角又真
諸君不信買來聽聽
如蒙惠顧竭誠歡迎
若索樣本只須一信

上海四川路九十九號

百代公司

唱片與機器價目樣本函索即寄

婦科聖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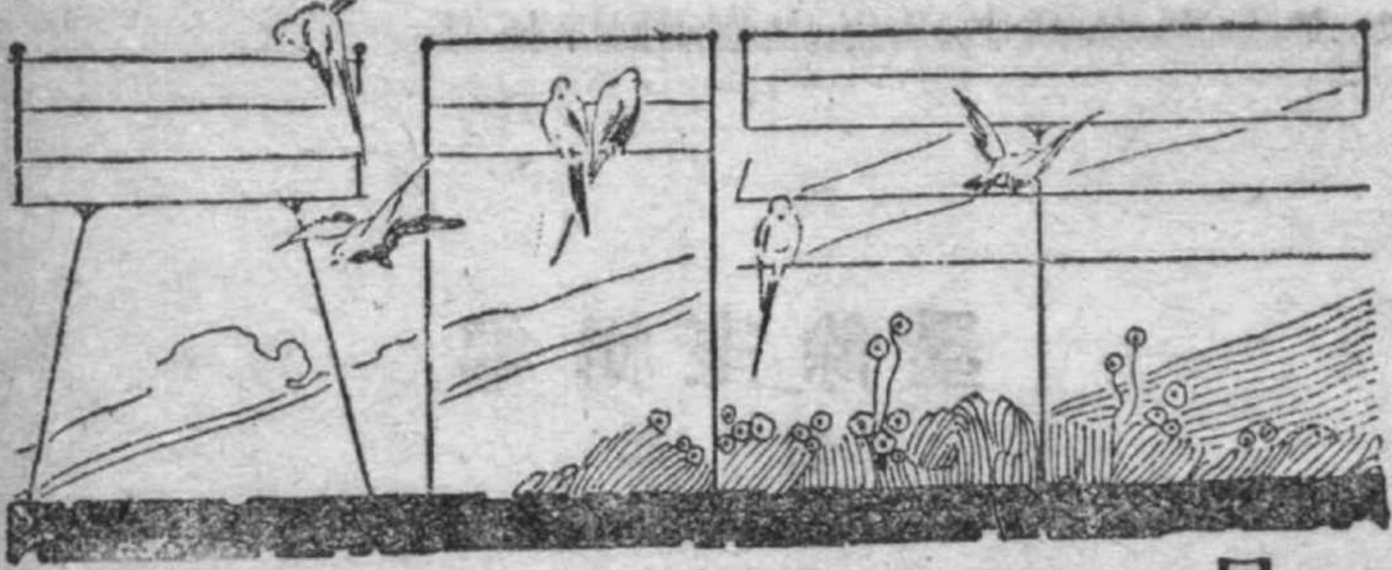
烏鷄白鳳丸

謹告諸君白鳳丸市上多矣欲購眞正有效驗之烏鷄白鳳丸請認五彩花鐵盒盒面仿單印有農商部嘉獎一等獎章庶不致魚目混珠主治花略列月經不調經期腹痛赤白帶下腰酸頭痛四肢無力頭暈眼花血氣兩虧子宮虛冷久不受孕血崩小產氣鬱痞塊飲食不思胎動腹痛產後失調各症難以盡述不論胎前產後一切婦女百病尚見神效無病服之可壯身補體活血通經能免後來之病源誠婦科獨一無二之聖藥也(價目)一品每丸洋一元加料五角雙科二角半單料一角加料小丸每兩五角單料二角半○函購即寄贈送丸藥全集○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老巡捕房對門廣東種德園老藥店○電話中央五一○六號

醫藥衛生書類

◎秘密病自醫法	二册	一元
◎最新肺癆病預防療養法	一册	三角
◎實用急症救治法	一册	六角
◎明世宗鑑定本嬰童百問	二册	七角
◎古今名醫萬方類編	八册	二元六角
◎中西合纂外科大全	二册	一元六角
◎中西合纂婦科大全	二册	一元六角
◎中西合纂幼科大全	二册	一元六角
◎一月成功學醫初步	一册	六角
◎實用記憶法	一册	一角五分

大東書局發行



星期第三十二號目錄

合作大商店　天笑
賀梅畹華福芝芳生子　羅癭公
代名詞之移換　卓呆
老白相人　U U
電殺　瞽丐
點頭　程小青
瀛談　劍傑
空室　無諍
留東外史補　不肖生
不接吻之罪　顧西
我之試作
不同……異點　景吉森
扇子　鈕甸夏

合作大商店（下）

天笑

合作大商店的經理張伯倫先生在請客席上講他合作商店的歷史孫華陽的新夫人周淑雲聽得出神他便問道現在合作事業各處都很發達請敎張先生這合作事業有什麼功用合作商店有什麼好處張伯倫道人家所以不熱心於合作事業就是不大明白他的功用好處要是知道了沒有不信仰的我今且說幾件你聽聽第一世界上所以有種種的危險恐慌等事這個原因都是爲着不平等而起合作事業可以平世界上的不平等無論什麼事都是取一個利益均沾主義譬如到我們合作商店裏來買東西的一概現錢交易我們隨着貨物給他一張發票到我們商店結算利益的時候所得盈餘凡是買客照着購買額的大小分派與他們所以買客就是股東股東就是買客不像現在那種私家的公司商店專要絞取買客的資財而且常常要壟斷漁利欺人害人因此富者愈富窮者益窮

周淑雲道那末在合作商店裏買東西價目比別家商店便宜些罷張伯倫道從前的確要便宜些現在

却也和市價一樣了因爲從前中國的市場上沒有一定的市價他把種種虛糜的開銷都算在裏面而我們合作商店却是老老實實和做工的人或工廠裏直接的當然要省許多糜費這貨色的成本自然要便宜了譬如當初的私家商店他們化了很大的資本在廣告上和裝飾上因此這一項貨色的成本便不能不貴要是能除去這種虛糜的成本自然他那價目要減輕得多在二十年前我在上海聽說一家藥房裏他發明一種藥造藥的成本不過五分銀錢而他的售價却要一元此刻你們聽得了都要奇怪其實把他分析出來這資本都化到虛糜的路上去了就把他這一塊錢的藥來算大概化在廣告上面要占十分之五不但在新聞上雜誌上登廣告而且把種電氣廣告野外廣告車中廣告劇場廣告等等所化費的錢更是浩大其他裝飾上也要占十分之二什麼殿咧匣咧都是極考究的東西曾記得二十年前我爲了考查物品起見買了一瓶香水計值三塊錢問問那造香水廠裏他們說這香水不過值兩角錢而那個瓶倒值一塊錢瓶外一個匣子也值兩三角錢其餘都化費在廣告及店鋪的開銷上了你們想一瓶藥廣告費占了十分之五裝飾費占了十分之二只賺十分之三還有店鋪子裏的開銷不在內咧雖然他們的藥本僅有百分之五可是除去開銷也賺不到多少錢啊還有那些店家或者是新

開店或者是做什麼紀念電燈點了不知有多少算起錢來一個月往往幾千塊駭人聽聞這無非也是在買客身上打算盤回來他們對於物品的實質甚少而虛糜甚多豈能和我們合作商店競爭我們合作商店就是要定物的真價我們從開辦到如今沒有登過一回廣告然而我們這個合作商店在浙江地方沒有一個人不曉得這筆廣告費就不至於加在買客身上了在初開的十年內我們并且也不做夜市更無電燈的虛糜到了現在我們的商店如此發達自己也自辦了發電所當然不比從前了至於房屋的裝飾但求堅牢樸實貨物上的附屬品也是如此雖然也要些美術的觀念可也不能太糜費因爲這幾個緣故我們的貨物比私家商店成本要輕自然賣價也廉了當時私家商店大起恐慌也很嫉視我們但對於我們無法可想後來我們各地方的合作商店開了一個會議對於消費合作——就是我們那些合作商店是否應照市價大家協議以後說可以概照市價把紅利分給買客也是一樣可是這個市價也須得我們合作商店的同意所以近十年來就是他們私家商店也不敢高擡市價專把成本用在商業競爭和糜費的地方大概一塊錢的貨物到底也占了六七角錢的真價不過他們所得的紅利是資本家所有我們所得的紅利均攤於各買客而合作商店的貨物呢卻統照市價一例

合作大商店

周淑雲道張先生的話講得很爲透澈但是合作商店對於消費的人頗多便益不過進貨一層即使自己設有工廠也不能各種物件都設有工廠倘然有許多工廠是由資本家辦的還不仰資本家的鼻息你們這許多合作商店也不過給資本家的工廠做一個代銷處罷了張伯倫道你這話問得很有意思現在合作事業正在漸漸發達原沒有到完成時代要是在前十餘年正如你剛纔所說完全做私家製造廠的代銷處罷了而且還要去懇求他得到一個較大的折扣方足以分配於社員實際上還和那些小商店爭利因爲合作商店當然少卻許多中間商人比了尋常小商店多占幾分利益所以合作商店初辦時候不但是大商店反對便是小商店也反對我們到後來大家也知道這合作潮流是不可遏的而我們的合作商店概照市價發賣因此外面的感情緩和一點到後來合作批發所出來合作的工廠林立這些小商店都來定貨比了私家工廠便宜他們反得着益處了要講我們這個合作商店雖然成立之初不過二百元的資本賣些日用雜品但是那一回的發達卻在賣了一次平價的米轟動起來本來古人說得好『民以食爲天』所以我們在這個食字上很爲着力現在直轄於我們合作商店的有一個米廠一個麵粉廠辦得都很發達凡是社員中住在周圍五十里地相近的都吃這米廠裏的米和

麵粉廠的麵粉他們每半年送一張分配表於各社員譬如你每月要吃多少米塡好了這張單子他每月準於某一日送來多少米一點兒不會誤時但是不許賒欠麵粉廠也是如此至於米廠和麵粉廠的進貨呢他們另外還組織了農業合作、生產合作這不在我們這個經營消費合作的商店範圍以內了在前十年的時候我們社員也很有提倡關於麵粉和米兩項我們自置農田自求出產還可以改良種植等等因爲我們社員中很有好幾個是歐美各國回來的農學家後來開了一個會議我們便主張我們事情辦得太多照顧不了而且這事情不在消費合作範圍以內請你們有志的自辦農業合作好了

現在這個農業合作辦得很有成效其實大一半都是我們消費合作的社員我們和他聯合起來便和自己辦的一樣關於食的問題除了兩廠之外我們便辦了這個會餐室也是各社員的要求這是預備本店職員中的各社員和距本店相近五里以內的社員會餐之所却記得前十餘年有一次本省荒歉我們曾辦了一百三四十處的平價飯店由本商店貼去了十萬塊錢這是由公積金內提的可是只辦了這一回以後却沒有辦過因爲現在地方自治發達不須我們辦得以上都是關於食的問題

周淑英道合作商店中僅辦了米廠和麵粉兩個廠嗎張伯倫道女士不必性急聽我道來以上說的關

於食的問題關於衣的問題我們也經營了些附屬於我們合作商店有三個廠一個是棉織物廠這是我們最先開創的起先僅有資本兩萬元是一個布廠的名目後來因爲經理得人發明了好幾種新式的布銷路也發達不但爲我們合作商店之用而棉織物中也有夾着絲質毛質麻質等物惟是他的本身總是棉織物所以改了這個名稱現在資本五十萬元一個是毛織物廠浙江的杭州本來是絲織物出產地起初就預備組織一個絲織物廠後來本地的絲織物工廠聯合會裏他來向我們說杭州的絲織物廠已經差不多供求相劑了你們合作商店的絲織品可以由我們各工廠供應價錢特別便宜後

來我們協商了幾次決計改辦毛織物廠初辦時很覺困難因爲中國的南部於毛織不甚相宜而國外的輸入品又來爭利經不得這國內外的大資本家來爭奪其利幸虧漸漸的關稅改正交通便利牧場發達現在我們這毛織廠的出品也不讓合作商店的銷路咧今年却有一個計畫要辦麻織物廠中國的麻織物現在正在發達時候大概不日就要開辦咧第三個工廠就是那製服工廠這個工廠也由來已久不是我們剛纔說的我們先有一個做布衣服的工廠嗎此刻已經擴大了不但做布衣服連各種材料的衣服都做了我們所雇的裁縫工人也是合作制度這個工廠裏的紅利都分給工人們我們的

工廠裏是每日八小時工作工錢每月至小限度是三十圓十六歲以下的男女禁止作工這是關於衣的一方面其餘器用上我們也已設立了好幾個工廠一個是電料工廠一個是肥皂工廠一個是文具工廠一個是木器工廠另外還有一個學堂一家報館倘然賢伉儷要參觀我們可以引導孫華陽道謝謝張伯倫先生的盛意我們明日想要回去了倘然不回去一定到貴工廠裏去參觀可以增長知識不少這一天晚上所談的無非合作事業到十一點鐘他們方始回到西湖大旅館

火星面之溝渠 （曹靖陶）

火星距太陽較地球爲遠其水大半冰結而赤道附近之水又含有鹽分頗不適於飲用與灌溉故火星居民於南北二極處掘溝以引雪水此種溝自望遠鏡中窺之縱橫交錯密如蛛網天文家呼爲「火星面之溝渠」

賀梅畹華福芝芳生子

（羅癭公）

仙呂宮　齊微韵。

點絳唇　七夕先期。戶外喁聲試。綳繡褓玉人夫婿。反串天河配。

混江龍　粉團搓細。玉娃初捏費心機。蘭爲腸胃。芝作膚皮。確是小梅親手製。莫猜異種外邊移。聽佳音中外都歡喜。梅郎得子。天下皆知。

穿牕月　憶芝娘隔歲來歸。到今朝十月齊。雙珠連璧花容易。異妍骨。細冰肌。這香孩竟體芝蘭味。

寄生草　梅家裏人口微。太婆九十强筋力。阿婆六十勤料(叫平)理。大娘三十能賢惠。今朝養子接宗枝。莫非爾祖先靈庇。

元和令　小時如母嬌。長大似爺美。嫦娥天女好模型。永遠留後輩。常賣獨樹便成林。一窩兒都似你。

上馬嬌煞　湯餅會。男女齊。爭看小梅要。做娘面嫩含羞意。瞪伊怪伊。衆人前休要說他肥。

代名詞之移換

卓呆

劉石臣竟把他夫人翠娟毆打了一頓

奇了石臣與翠娟當初婚姻的所以會成立無論從什麼人看來或是他們夫妻倆自己看來都覺得很自然將來必定家庭很幸福因爲他二人的訂爲婚姻絲毫沒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舊習慣夾雜在中間完完全全是本人的主動男女兩性在一線上各向着中心點上前進自然一回兒就踏到結婚的一步了就是結了婚誰曉得會有這麼樣的大變動他二人你親我愛如膠似漆別說自信愛情很濃厚很可以持久就是從外人看來誰不羨慕他們這一對新夫婦呢人家憑你怎樣要好的夫妻倒或者還會有時有幾次反動有幾次風波挐來使他愛情上生些變化咧他們竟結婚以來絲毫沒有反動與風波實在竟缺乏做成這反動風波的機會與原因啊他們愛情正深到沸點之際夢中也想不到會有這種事的

代名詞之移換

不料這大原因一來就來大機會一到就到第二年三月裏翠娟生了一個小孩子了一生小孩子自然家庭間添上一層樂趣啊不對不對這小孩子一生出來家庭間實質上却好像多了些樂趣不過他們夫婦二人間的精神上竟被小孩子牽來突然的改變過來了怎樣的改變呢他們夫妻倆自己竟一些也不覺得還當從前的情形一般仍舊互相愛着不過二人心上却是依然互相愛着一點沒有低減這互愛的精神但是原因雖不改變結果不同了石臣的愛他夫人翠娟覺得有去無來沒有反應咧宛如寄信那麼一封封的寄去回音杳然夫人翠娟也把伊丈夫愛着不過現在這愛情一發出來不能直接達到石臣處要在半途中耽擱一下咧中途折向小孩子身上去了一到小孩子身上小孩子把母親的愛一接受下去並不再去遞給父親於是石臣收不到夫人之愛都被半路上擱却去了豈但如此翠娟一生了小孩子伊已把小孩子做了中心什麼事都要把小孩子做本位做標準咧伊連自己也放在旁邊的位置上不過算一個小孩子的附屬品罷了丈夫自然更不在伊心上然而石臣怎麼會曉得呢只見翠娟對我的笑容本來是天天有的現在少了從翠娟說來却並不少一切對了小兒了對石臣的時候少咧要伊的笑容在小兒一面用不完有得餘多下來方始石臣或者

可以得到少許石臣到了此時自己也很有些看得出潮流不對曉得家庭間的主位不在我身上了現在移轉到小孩子身上去咧他既看出了這一個變遷來便自己知趣也不想強要維持自己的主位恢復自己的主位索性順水推船也順着夫人做去如此不是二人依舊變成了一條心可以沒有反動與風波出來麼於是石臣的一舉一動都要看定了小兒有無妨礙纔可以做單單小兒還不行再要留心夫人這時候對着小兒是何等樣一種感情所以石臣無論是開窗關門坐臥行動談話咳嗽吸烟喝茶都不能不仰他們母子的二重鼻息家庭的狀況竟全體推翻完全變更了連那女僕也頓時像石臣做了什麼不端的事情一般睬也不來睬他一味靠在夫人一面只是把小兒做了中心去活動難道有了兒子就用不着老子麼石臣所最感苦痛的是夫人對他的稱呼也變換了一向稱爲『你』的自從一有小兒便把石臣改稱爲『父親』了無論在當面在背後總稱石臣爲父親把代名詞移換咧夫人口中的稱呼他本來是對稱現在變成第三稱了簡直好像家裏沒有他的地位就是有也不當他是個重要人物差不多他並不是一家之主不過是小兒的父親罷了關係眞像就是這一點兒那麼現在幸虧靠着小兒之福做了他的父親纔能維持這他位倘使沒有這卜子恐怕

連今天的地位也保不住咧石臣覺得宛如被所有的人拋棄一般心裏好不寂寞他這種難受的事一天一天忍耐着弄到忍無可忍總有一次要炸裂的所以今天爲了石臣叫翠娟在昨天晚上要把他一條短袴趕好那知翠娟昨夜因着小兒有些發熱一擔心精神不免有些亂了竟把製短褲一事忘掉連裁也沒有裁此刻石臣一提伊就陪笑說我倒忘了今天替你下半天趕起來罷石臣聽了好生不快啊於是平日積着的怨氣一齊發洩出來翠娟那裏肯受便三言兩語的與他爭論石臣見了這種神氣更是怒不可抑他從來沒見過翠娟生過氣與他爭過此刻竟要來對抗並且其勢洶洶大有不可收拾的樣子石臣一想我決不能再退讓我要擴張夫權我要與伊爭地盤都在這一次這一次一敗從此永無出頭之日所以這一次非戰勝不可然而翠娟何等厲害說出來的話雖句句沒有道理却石臣一句也駁不過伊被伊一步一步逼來別說是勝眞快一敗塗地了於是石臣便放出最後之手段來鼓足了一股憤恨之氣扭住翠娟不管伊的話有理無理把伊沒頭沒面的亂打一頓打完耳中留着一陣哭聲自己就往外面去了

他趕到外面也沒有什麼目的不過一來避避翠娟那哭哭鬧鬧二來自己可以把心裏鎮靜些他在路上徐徐的走心中暗暗想道翠

娟平日待我何等要好怎麼現在會忽而變化起來一定有原因原因在那裏我是待伊與從前並無變動原因必定在伊自己身上伊近來的對待我親密之度一天低一天了可見得伊心中早已沒有我這人了那麼伊心中既沒有我這人難道另外有人來代替我的位置麼恐怕有的大概有的必定有的不過說不出在什麼時候發生的罷了伊對我很冷淡就大有可疑關於我的事情伊漸漸的什麼也不注意起來這就是伊另外有了情人分了伊的心之故我待伊不錯把一片眞心給伊伊倒暗地裏做出這種卑劣舉動來麼總有一天被我拏到了證據就與伊正式開談判從現在看來可疑之處却很多可一樣也捉不到什麼眞憑實據啊我當初在未結婚前看看翠娟何等的是一個潔白無垢的人想不到現在伊竟也會有這種卑污舉動那時節我實在太無眼光了總而言之我第一步路就走錯我訂婚的時候怎麼一時糊塗沒有好好選擇弄得有毫釐之錯現在就誤到千里了

在石臣結婚後和樂的家庭空氣中生了一個小兒時他就覺得家庭間缺乏調和在石臣初次發見家庭間缺乏調和的時節起同時他心裏也好像把翠娟不擺在中央了將伊放在旁邊擱一擱自己心裏總覺得我另外還有一個理想女子啊這理想女子決計不是翠娟一定另外有人可不知是誰

從此這理想女子在石臣心中已經有了好幾個月了一閃一閃的忽現忽隱難明眞相於是他今天在路上走又想起理想女子來了他今天很想要捕得他的原形用足了全副精神想去忽然會悟道理想女子莫不是我那已死的表妹紉珠麼對了對了伊一定對了伊的性質與我適合不比翠娟了翠娟是柔順的時候太柔順反抗的時候太反抗與我很不相應只有紉珠是我理想女子我當時何以不覺得伊活在世上的時節爲什麼不曉得呢否則一天兩天也好待我可以消受消受這理想女子的幸福決不致再有翠娟出現我會今天受到這種恥辱了石臣想到這裏一雙腳不是無目的的亂走了要向他母舅家裏去咧

到了舅母家裏叩叩門一個老媽子出來開門母舅不在家舅母有些小恙躺在樓上石臣便關照老媽子別去驚動太太我坐一坐就要去的老媽子聽了忙把門關上去拏茶了石臣則踱到左面一間廂房中來看那表妹紉珠的照片不料他方纔以爲伊是理想女子此刻一看照片也與想像不合覺得這照片上很有幾個特徵倒有些像起翠娟來了像的不是平日的翠娟乃是今天與他吵鬧時的翠娟這那裏是理想女子呢石臣大爲失望

這一夜石臣竟沒回去這是他結婚以來第一次不宿在家中他是宿在一家周圍是妓院的旅館中

的他很憤憤的入睡到明天起身心裏似乎比昨天淸得多了想想昨天的事也很能夠判斷他辨別他不像在昨天那麼心裏一樣樣都是糊糊塗塗了此刻想想昨天翠娟却是不好我似乎不應該打伊無論如何總不能動手毆人何況是夫妻何況是從來半句也不爭論的夫妻我去打伊總太過分了伊也是好好的皮肉何以無緣無故要受人家打呢要受我最親愛的丈夫打呢倘使我無力抵抗我被伊打了一頓我的心裏此刻怎樣不是很難過麼誤了誤了這實在是我的不是再坐在此地做甚同去罷同去罷翠娟纔眞是理想女子啊

於是石臣預備回去了他在路上走時暗想翠娟經了昨天這一次警戒一定可以會悟伊自己的脾氣不好了昨夜見我一夜不歸伊也總能夠明白一向的待我不是從此要改變方針很親熱的對我咧伊昨夜必定一夜不睡在那裏守候我的我那裏對得起伊呢石臣走到門前聽聽裏面沒有聲音叩叩門叩了好半天那女僕纔沒精打采的出來開門開了門也不見翠娟出來裏面靜悄悄一無聲息石臣不好意思把翠娟的事情問女僕只好說小官官呢那女僕答道少奶奶陪着躺在樓上少奶奶昨天夜飯也沒吃今天又沒吃什麼只是躺着少爺你到樓上去看看再說罷石臣一聽心裏很爲不快再走上樓去故意用重重的

脚聲在樓梯上很響的上去樓上也沒有動靜一踏進房門裏面仍是寂靜無聲石臣看時翠娟臉朝着裏牀横在牀上小兒躺在外牀翠娟頭髮很亂聽得石臣來也不做聲只見桌上有一碗粥兩碟粥菜大約是女僕拏來給伊吃的也沒動過石臣呆呆立着進退兩難自己是抱定主意不去先掛降旗的怎麼伊也不來自己挽回呢伊到這步地位還要搭架子麼此刻很有收拾的機會伊這不會利用麼石臣立了半晌等翠娟來理他那知杳無音信石臣在這時候又忍不住了把方纔的懊悔念頭立刻變成反抗旋轉身來就向樓下去了

一到樓下他便吩咐女僕叫伊將樓上自己睡的一張小牀搬到樓下書房裏來打算自己永遠住在樓下書房中不與妻子在一起了腦海中的理想女子也不過永遠成了一個幻影他從此時常出去在遊蕩中尋樂咧

老白相人

UU

阿毛神氣很疲乏地問道『老四你昨天怎樣我走過之後』

老四躺在榻上也是睡眼矇矓地答道『還算運氣他們硬要逃下去我翻回來還長四百多元一進一出差一千多塊錢呢聽說你昨天短了走的是嗎』

阿毛道『唉不要去說起了這幾天賭神菩薩不在家一連輸了十幾天了昨日若不是那張幺三打錯倘不致於輸這麼多再輸下去要輸不起了今天夜裏賭過金海家裏一局我想歇歇再來罷

阿泉在對面的榻上修面這時候剃頭的剛把刀放下他掉過頭來大聲的說道『你輸了這幾個錢就要說歇歇那末教我們怎樣呢我們都是自己朋友哭什麼窮呢你放心老弟兄決不來同你通商的』

阿毛用眼睛向他上下打量一下道『朋友什麼事你的話好難聽啊我那兒有老兄靠得住呢不像你每天只消到碼頭上去跑一趟袋裏的鈔票洋錢就能纍的滿滿地回來……』

阿泉氣很很地不等他說完就插進去

了「老兄照應點罷我們這敎做免討飯代人家送送「黑老」找幾個進賬誰像你坐在家裏做老太爺開了門口靠吃「鷄食」誰有你寫意呢』

阿毛睜出眼道「怎麼老兄今朝來尋着我是嗎」

這樣的對嘴在難得聽見的人聽了定會怕他們釀成打架的結果然在那般司空見慣的浴堂堂倌看來知道他們這還是比較客氣些的談話因爲他們尙沒有辱及雙方的老娘呢他們說的『黑老』是烟土的別名鷄食的鷄字是象音還是後來才打聽出來的

除了阿毛阿泉老四外在這間極大的統浴室內尙有十幾個浴客只有兩個店夥似的客人好像是不屬在他們統系之內其餘一望而知是他們的同種他們脫出衣服來身上的肌肉長的都很堅厚背膊上和胸前大半刺着些花紋有幾個的大腿上留着幾處刀疤更有在股下現出受過肉刑的板痕的緊的褲帶都是織得極堅極寬的天津貨聽說這種帶子有夾持腰部使之不彎的效用我看他們走路個個挺着胸脯這或者就是束硬褲帶的成績還有兩個是用幾塊六七寸寬的銅片穿在帶子上緊在腰裏當褲帶他們直等脫光了衣服進去洗澡才把這銅片解下來可見他們平常確是不輕容易把這東西卸下的了

他們幾乎每人胸前都挂着一根比小指粗些的金

表襟褳的蠹頭都扣着兩個外國大金幣因爲重甚太大把對胸馬甲的紐扣彤得一高一低手指上都套幾個大方印的金戒也有帶金鋼鑽的但是少數道一堂人物很教人猜不透說他們是大商家罷體育沒有這麼考究說他們是地方上的紳董罷叶屬沒有這麼粗俗說他們是軍人能不會有這麼閒空說他們是墮落的學生不會有這麼些錢報館的訪事交易所的經紀人洋貨」客……都不很像

❋ ❋ ❋ ❋ ❋ ❋

不多一回兒外面又進來了一個人此人格外奇特了他戴着一頂高頂闊邊的糙米色草帽身穿淡青灰色的大袖低領熟羅長衫大脚散腿的柳條蔴紗褲子長統上青絲襪淡青深口的時式鞋子手執一柄長骨摺扇指上還套了兩個大鑽戒這樣打扮的人我們一定猜想他是一位漂亮的少年了其實不然現在且不必描寫他的相貌只把他進來後浴堂裏的情形寫出來大概我們對於他會有幾分了解也說不定咧

阿新見他進來好像是很奇異的問他道『榮生哥幾時來的』榮生剛在那兒脫衣服照呼一般同系的朋友沒來得及回答他傍邊的阿毛代他回答道『屈死他來了有一個名禮拜了你剛知道嗎』阿新知道阿毛賭輸了氣大也不去理他仍去問榮生道「這番是不是由漢口回來」

榮生拿出老江湖的口氣來答道『漢口幾十個漢口也不止了我從漢口到北京天津大連奉天哈爾濱轉來又到青島烟臺濟南耽擱了幾時啊唷跑煞人』

阿新道『這倒也虧你這麼大的年紀今年你是不是五十多了』

榮生笑了一笑很傲慢地道『五十多下世去過罷』他說話的聲浪很高自從他進來後別人的說話聲音都給他蓋住大家便靜着聽他一人說話了

阿全用他的沙喉嚨代榮生答道『阿榮叔今年只怕有六十二三了』

榮生道『全發你猜着了二三得六一六得六正是六十六』

全室的人聽了都像很奇怪似地同時有兩三個人都回頭對同伴說『眞看不出遠望去只像四十幾歲的人』

『穿了這套衣服背後形看過去也像十七八歲的小拆白呢』

『我們到了他這把年紀只怕早已連骨頭都爛完了』

『難得他的精神抖擻說話比我們年輕的還神氣些大概是善於保養身體』

那位穿漂亮衣服的老少年聽了這許多稱頌他的話表示極得意得樣子坐在那裏故意把胸脯凸起

來說話的聲音也格外提高了

「現在世界上的人歲數越活越短了像我們這種吃白相飯的人格外容易死的快些我自從十三歲到上海十五就同人家相打拆梢玩花煙燈十六歲就會軋姘頭眼睛裏見過多少很人馬路上結交過多少出風頭人現在都不知道那裏去了老實說損陰傷德的事在我手裏經過的少說些也有一兩千樁像我們這般人照理是活不過四十歲的現在不知怎樣閻羅王把我忘了到今天還沒有收我去」

老四同他開玩笑道『閻羅王忘了你難道你還想蟠藤脫殼嗎』

衆生道『閻王雖不來請我小鬼卻常來替我帶信的一個人在沒有死以前閻王先差小鬼送四個信來給你過了四十歲就會一個個送來了第一個信是牙齒教你不靈第二是眼睛要你近的看不見第三教你頭髮變白第四在你耳朵裏敲鼓這四個信都送到後人就快要走了現在我只得了三封信還有一封大概也在陰間郵政局裏了』

衆人聽了都笑了接着就有幾個脫落過牙齒的人討論這是不是閻王送來的信並牽涉到年輕人鑲金牙的身上去說他們是揑造閻王的假信那幾位裝着金牙的人也有聽了慚愧笑時把嘴抿緊的也有惱羞成怒與譏笑者互相辱罵的幾番搗亂幸虧有一位綽號門背後諸葛亮的向衆生提出了一個

老白相人

來人都想研究的問題出來才把這個風潮打息

「聽說你此番到上海又換了一個女的了你究屬有些什麽本領可以教十七八歲的小姑娘愛你這個老頭子」這就是門背後諸葛亮提出來的問題老槑也把這個當作一件平生得意並且是極有光槑的事所以特地提高了關門說話要使全室人都對他注意

他道「人家都說我對於女人身上有什麽秘訣的其實眞是寃枉我我從年輕時就不懂得什麽叫做溫柔對付女人只曉得是硬碰硬不過有一樁事我是極注意的就是心裏不願意從我的人我決不去勉強求他從我女人沒有跟我以前我決不把將來

之

做不到的事情去騙他他跟我後過的日子只有比我從前應許他的好些還有女子的心是易變的他要同我離開只要同我說明了我立刻讓他自由有的不肯同我說明我看他的形色不對也就用好言勸他離開我我弄了這許多女人都是他們心裏情情願願了才跟我的這一大半要歸到緣分兩個字上去了譬如我與這女人祇有一月緣分的過了一月他的心自然而然的會不向我了有三天緣分的第四天看見就討厭了甚至於止有一次緣分的都有我是抱定一個宗旨只要女人與我有緣分的我都要的面孔的標緻難看都不在乎因爲世界上女人都是差不多一樣的熄了燈看不出什麽標緻難

看女人的不同只在衣服上有分別如果天生的東西上也有許多不同那是窮人真個太吃虧了你們看我常常換女人好像我是愛新鮮似地實在我只認得女人是一樣東西只消有一個就夠了所以我生平從沒有爲了女人同人家「吃抖」過』

這一番議論大家都聽得口輸心服把老榮差不多當作白相人中的聖人看待了阿毛說他在女人面上看得破所以外面沒有什麼冤家老四說他交朋友極其四海所以走到各碼頭都有面子

這時候外面又進來了兩個白相人打扮的漢子大家都招呼他們知道那個穿黑長衫的叫順卿哥穿白長衫的叫德山哥二人都在老榮面前站了一回兒客套了幾句便到樓上找老總去了此地衆客因爲順卿等來了便將談鋒移向汕頭路的械鬬案上去了

蔴皮阿松道『這般人眞是找死大家有幾雙臺子（按大概是賭臺）靠在上面吃口安逸飯也就算了何必去窮凶極惡弄幾條人命出來呢』

榮生聽了這話好像是很不平似地大聲叫道『阿弟你這種滿話少說他們也數吃不到安逸飯才窮凶極惡的去砍人能够有一口飯吃的人誰也不願意去做殺人的事你數現在帶得起幾個金戒子金表鍊天天有牌頭好篏才在這兒說這些風凉話你若沒有飯吃看包你拿了斧頭就敢砍下去你不

要看我是一個老頭兒現在也敎手裏積得幾個才嗎」

不去犯法否則我也許弄一管勃郎林到熱鬧地方去出一出風頭呢一條褲子一根繩的時代都是光棍只要身上富餘一件皮袍子家裏富餘一個姘頭光棍就會變成不光棍了單身漢的光棍要想出道沒事找尋人鬪口打架玩兒有了家眷的光棍非是人找到頭上來決不肯輕易與人打架手裏有了一千塊錢的光棍即使人家打了他只消那人不說出來保住他的虛面子他就能連手都不還了」

蘇皮阿松被他搶白了幾句只是哭喪着臉不敢與他爭執還是老四笑嘻嘻地對他着說道『强盜發善心眞是了不得難道你還想改惡從善修修來世嗎」

榮生道『改惡從善我今世是不會的了我從十幾歲做惡人起直到現在已做了五十年惡人天也未必肯再容我在世上活五十年那末即使我從今天起天天做好事也抵不過前五十年的惡我今世是不會學好的了有許多人勸我燒香吃素都被我罵「山門走的我現在只抱定一個宗旨過一天算兩個半天活一天尋一天的快活女人只消他不嫌我老我不嫌他醜歡喜長久的就租一間房子住幾時歡喜短頭的一品香大東東亞何處不是我的公館我也沒有生過一男半女不必慮什麽後事光着身體到世界上來赤着胳膊到來的路上去……」

剛說到此地那位浴堂老板進來了前呼後擁的七八個穿拷香雲紗長衫的圍繞着他同行室內同系的浴客都起來照呼他有的稱錦雲哥有的稱王老板也有稱他『總』和『叔』的他用手巾擦臉許多人都擠眉弄眼老白相人榮生的談鋒也沒有剛才銳利了

▲中國迷信談 （飛雲）

江浙地方。鄉村之間。每每門上貼一紅紙字條。上面寫的是『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九個字。為什麼姜太公有這個能力。他老人家一到了。無論什麼事。都沒有禁忌了呢。有人說。這是看了封神演義。信仰姜太公太甚。而且他有降魔的力量。纔生出來的。可是實際上。姜太公究竟也未必在此。亦不過欺哄欺哄能了。

▲電殺

▲特•載•常•識•（贅•丙•）

世界各國•執行死刑之方法•大別有四•曰絞殺•曰電殺•曰銃殺•（即槍斃）曰斬殺是也•斬殺盛行於我國舊時代•我國共和以來•此制廢滅•全世界遂無斷頭之刑者•間或有之•亦非法律所認許者也•近來執行死刑之方法•以絞殺爲最多•故我國新刑律•亦有死刑用絞之明文也•至於銃殺•都適用於軍事範圍•及歐西數小國採用之•依近今多數之學說•謂各國執行死刑之方法•將來必惟電殺是趨•蓋法律上執行死刑之意義•非懲戒罪人也•乃排斥罪人也•排斥罪人•祇須剝奪罪人之生命•固不必更予罪人以何種痛苦•其可以減少罪人之痛苦•且可減省執行之手續者•莫電殺若•故今之電殺•雖寥寥不多見•然將來必盛行之於世界中•此亦理之近似者歟•

點頭

程小青

一

趙守儀走出了校門把他的藍竹布長衫略略整理了一下手中搖著一把一面有書一面有畫的摺扇大踱步的向西走去原來那天是星期六上午的作文課已經完畢下午便是休假所以他也和學生們一樣覺得一星期的功課到今天告個段落精神上便覺得輕鬆暢快得多

他一壁走一壁低著頭在那裏思忖他想今天下午不如去訪他的老友何志清談一回罷還是往寶帶橋去走走吸一回清鮮空氣蘇蘇他垂疲的腦筋一回又想起有三封朋友的來信擱了兩天沒有工夫答覆還不如趁這空兒……

鈴鈴……鈴鈴……這時忽然有一種黃包車的鈴聲很急促的迎面奔來不由的不使他擡起頭來他仰面一瞧見車上坐著一個西裝戴草帽的少年原來相識的喚做駱古臣乃是本城少年團裏的一位幹事他記得上星期五晚上這位駱先生曾經到校中來演講過一次他講『社會服務』的題目非常透闢趙守儀聽了以後著實在學生面前稱讚過一番說這位駱古臣先生真是一個有新思想和服務精神的新少年學生們

都應當把他當一個模範因此之故趙守儀這時一見他迎面過來慌忙站定了足等到車子近身的時候深深的鞠了一個躬

趙守儀重新仰起頭來的時候他的面色忽而一陣子通紅接著又一陣子灰白似乎非常失望原來他見那黃包車飛也似的馳過他身旁的時候他身子雖是傴著却也明明聽見那位駱古臣先生向他回答一個禮不過那個禮很覺特別只把駱先生的右額依着斜線的角度約畧點了一點……不是……只點了半點

趙守儀的思潮忽的變了趨向便集中到方纔那位駱先生的點頭問題上去他的答禮爲甚麼這樣冷淡輕薄而且還帶着些藐視的神氣呢莫非他忘懷了麼但這不過一個星期的間隔況且那晚上因着校長的介紹彼此曾經談話過一回覺得他謙和得很交際上的禮節比甚麼人還要嫻熟怎麼不多幾天便會得忘懷不相識呢……唉他不是不相識他明明向我答禮的不過我向他鞠了一個躬表示了這一番誠摯的敬意他爲甚麼連一個手指頭都不肯舉一舉到底爲甚麼呢……

二

星期日的下午觀前街上是最鬧熱不過的在那鬧熱的聲浪之中那些闊人的包車要算是中堅分子因爲一部車上除去車夫的兩隻手裏一手一個有機關的銅鈴一手一個橡皮喇叭以外那坐車

的主人還很命的把兩隻脚蹬個不住原來那車子的踏足底下還裝着一個飯碗大小的大鈴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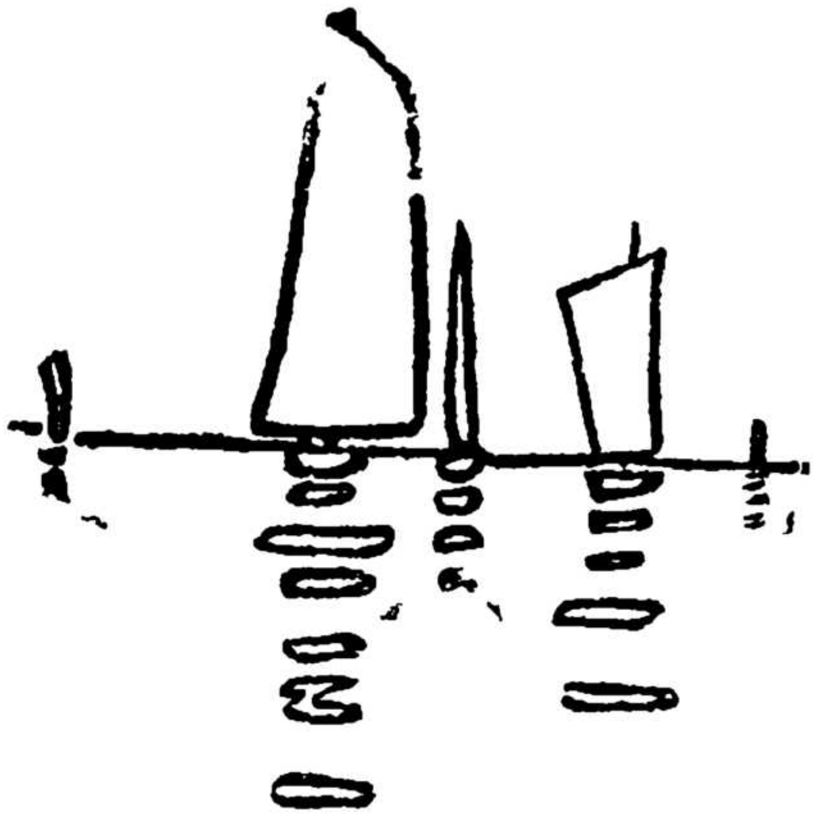
這一天趙守儀正走在觀前街上形色很是慌張那時他耳官中接收了許多重大的聲浪一一報告到腦府裏去腦神經上受了劇烈的震動便覺得心忡不安忽然間又有一陣乒銅鈴和喇叭夾雜的聲浪從他的背後過來他急急站過一旁回頭瞧時見約摸五六個門面以外有一部包車像射箭般的直飛過來車上坐着一個二十歲光景的少年戴着一頂最新式的巴拿馬帽鼻上架一副眞玳瑁邊的黑色克羅克司眼鏡身上穿一件淡蘋果綠的新式花外國紗長衫手中執一根金鑲的司的克嘴裏還咬著一支雪茄趙守儀一見更將身子靠近一家店舖的門前那舖子門前却早已站住了幾個人街的中心却反空空洞洞的專等候那部包車經過那時那車子一路過來雖沒有一個人阻擋他的去路那三種聲浪却仍繼續不息的噪着

車子近到趙守儀的面前猛聽得一聲『赫洛』直從他的耳朵背後發射出來接著便覺有一人在他的肩膀上一推似乎要軋出去的樣子趙子儀一嚇深恐因此一推擁到包車上去急忙兩足用一用力站立穩了回頭一瞧見那個軋出去的西裝少年正高高的舉著草帽在那裏揮旋彷彿向方經過的包車行禮趙守儀心裏別的

點頭

一跳原來那西裝的不是別人就是那位少年團體的幹事駱古臣先生再瞧那包車上的少年却只把的他頭頸側了一側車子便一霎眼的過了

趙守儀這時不知怎的臉上又像昨天一般的一陣子通紅他私忖那包車上少年的點頭很像一個泥人頭上裝着一個鋼絲圈的頭頸那鋼絲已經生鏽減失了彈性故而雖然受了震動畧動一動便即回復舊狀這樣的點頭不也是很冷淡輕薄而且還帶着些蔑視的神氣麼他爲甚麼這樣答禮呢並且那駱先生昨天的狀態爲甚麼和今天的截然不同呢唉。到底爲甚麼呢



四 瀛談

劍。(俠。)

殘布敝綿。腐木汚紙。均可用以製酒。特製造之手續甚繁。且味酸而難以下咽耳。

卷烟一支。足鷄雀二十餘尾。

空室

無諍

去年十月忽然有一驚天動地的奇案出現當下引起了社會上一班人注意報館裏很認眞的記載特地派了許多訪事員詳細去探聽警界中人更忙得了不得都用了全副精神對付這案子同時又引起了私家偵探的好奇心有些人也去求吾友那知吾友竟不與聞那時在下正在上海吾友爲甚不探我並不曉得那案子聽說有一個青年學生偶然到街上去就此失蹤他家人也惶恐得什麼似的報界便借此罵警界於是警界的偵探更用心去探誰知這奇事連連接接的來後來這種失蹤案一總出了七個失蹤的不是有希望的青年便是有名的紳士警界中人更加一天到晚皺着眉但是直到如今仍舊是個懸案我後來問起常雲他總不肯說且道這些事已經過去了好久問他做甚

那天我們看完了報又談到這駭人聽聞的案子上來了我問他道那些案子直到現在還沒有明白麼常雲吐了一口烟靠在睡椅上說道你怎麼忽然想到這裏來了我道我看見報上有稱贊警界的話因此想到他們辦事的成績了他閉了眼睛答道他們都是如此的我道這案終懸爲疑案當下你

為甚不去探呢他只顧閉着眼不來睬我不知他故意放刁不理會我呢還是真個睡着了實在是因為昨夜兩人都睡得遲今天又起得早所以我便有兩個疑問不然我就很直截的說他狡猾了可是他的脾氣別人輕易摸不到的一會他又張開眸子微笑道仁之你覺寂寞麼我道這倒也沒有甚麼寂寞不寂寞不過我終懷疑着問起你這事你只是不答我你一去探或者能夠破案你生平探案是不大失敗的……他正色道仁之你別把我擡得太高了失敗的事正有呢我道總比較得少他道也不少咧我道總而言之你勝利的事總比警界的多他道不客氣這是一定的道理他們的探案只堅信自己決定的不錯那就不對了並且他們的探案全為了得功心中委實討厭這些事便沒興味了我的探案是滿肚皮的高興仁之無論什麼事只要含有興味的做着必定成功的我道他們探案一半由於報界的詈罵他點頭道正是的啊其實他們竭力的去思想也於案子毫無所補反而聽者被他弄亂都像沒頭蒼蠅一般結果竟成為疑案我道不誣良民還是頂好的呢常尝道不知養了許多飯桶做甚探案又不處處留意單是注意不相關的人家探了出來他還要大吹其牛有幾個還好還肯留意仁之你們乎對於各事都不大留意我道怎地留意法子呢他道我來做一個譬喻給你看

你不是剛從南星橋回來麼我點頭答正是他道我曉得你坐在火車中同一個陌生人談天更知他坐在你的右邊我不覺驚駭起來我在火車上的事他怎能曉得呢他又道你不是說去看一個朋友麼我便知道你沒會到那朋友你就順手拿鋼筆寫了一張條子我道我却沒有留意我身上有什麼痕跡給你知道了他道我就是稍一留意啊此地到南星的車是窗前一排長椅人坐着都是並排的背朝着街要談天非得頭向左右不可如今你自己告訴我說你的頭髮只有右方非常的亂其餘很整齊當然是頭向右轉同人談話以致風由街外進來把你頭髮吹亂了我道怎樣你決定他是陌生人呢他道眞個是熟人你必定會告訴我說在火車中遇見了某人某人了這是我留心你的頭髮我道我沒會到朋友便寫了一張條子這又怎樣留心的呢留心甚麼呢他道你特地這樣遠的跑了去兩人見了面自然要談幾句話如今你很快的回來那朋友必定不在家裏了我道這都是你的理想他便道可見理想也有用啊至於寫幾句話你很遠的去會他既會不到必得留幾句話在那裏所以這也是意中事並且你右手告訴我明明食指上有拿鋼筆寫字的證據我一看右手食指果然有深藍色的墨水漬他又道頭髮你留心不到食指上總可以留意了說完微笑含了捲狂吸過了一會忽

然房門開了我一看是江德素來了常雲也不起身冷冷說道你來了麼德素向他點點頭又向我點點就走到常雲近邊拍拍他的肩道老友這事可以引起你的好奇心了說着就坐在一張椅上常雲道那麼你立刻說來德素就說這事出在湧金門外某某號常雲道某某號怎樣呢德素道出了兇案死者又不知是誰又不知死了好多時候了徐兄我說也很難說不如你隨我到那裏去

到了那裏門口有警察守着攔着閑人進去門外站了許多人都顯了足尖伸長頸子看裏面還有許多人在那裏議論我們便排了衆人進去那些閒人都看着我們站着的警察向德素行禮並且說顏警長在裏面我們走進就見一個短胖子穿着制服看見德素便立正德素道王醫士來了沒有那胖人答道他兩點鐘時來的看過一會便去了德素怒道蠢東西你爲甚不留着他好同我們說話呢胖

人道他要走我是挽留他的但是他說的我看過了可以幾句話說得完的並且又有別的事去他們來時你只說他看過了並沒受傷週身沒有一點出血的地方又不是中毒又不是生什麼病德素道不誤嗎胖人說不誤德素又問道那老頭兒呢胖人道在那裏旁邊一間很黑暗的房間裏走出一個老人來似乎他聽說才出來的鬍子全白了還養了一根辮子繞在頭在衣裳破壞不堪像個農夫臉

色黃黑有許多皺紋背部很駝出來時便笑道江大人可是要到樓上去麼江德素道樓上倒我自己會去不過要問你的話教你別走開罷了老人忙說不走開不走開德素便對胖人道你去休息休息罷又對常雲道這人便是顏警長徐兄我們到樓上去罷這屋子並不甚大一間很精緻的書室在樓下其餘便是一間會客室也很講究還有一間廂房上樓就是由這間廂房上去常雲道這些房子是誰住的呢德素道就是不曉得啊問問附近人家多不知主人姓名看多不常看見過住的人只有兩個一個老人就是先同他說話的那一個就不得而知了我聽了德素的話覺得他辦事也太糊塗了如此說來那老人是誰又和主人有甚關係主人又到那裏去了死者又是誰他一一不打聽清楚便冒失的做事我們走到上面德素領我們到一間空房子裏房間只有兩張椅子一個茶几其餘一樣東西都沒有在空室中部地板上躺着一個不知姓名的死屍

那個死者約摸三四十歲的樣兒衣裳都很華麗扣子都解開了這當然是醫生驗屍過了的原故徐常雲便走近尸旁跪着很細的看他的衣服忽然說道咦這裏爲甚有個大拇指的螺印我不覺蹲着去看衣領有一個黑色大拇指螺印常雲又把死者的右手拿起來道仁之你看看原來死者右手拇指染着了墨

他看了一會獨自說道他果然遍體無傷也沒有流過一點血於是又在死者嘴上嗅了一嗅便立起來皺着眉毛說道醫生說他不是生病死的但他又非中毒而死不是怪事麼並且又沒有流血德素道死者既不知是誰這屋子裏的主人又不知是誰常雲道那麼爲甚不叫警察去打聽呢德素皺眉道怎麼沒有打聽過無奈打聽不出來常雲帶着譏諷的聲調說哦但是打聽得出的警察未必能够打聽罷橫豎如今的警察都不管事的仁之並非我有意挖苦他們啊江兄請你叫了那老人來我有話要問他

江德素便叫警察去喚那老人來徐常雲便問他道這屋子裏只住着二個人麼老人點頭道正是常雲道那人與你有什麼關係老人說總算是他的門房但是我只自己煮飯給自己吃主人與我差不多終日不見面他吃的飯也不知從那裏來的常雲道你到這裏來多少時候了老人道才只兩個多月由中人行薦來的主人雖沒有事情喚我可是工錢從來沒有缺乏過常雲道你看死的是否你的主人老人看了一看搖頭微笑道不知道徐常雲說呀你怎會不認識你的主人呢老人便道先生我老實告訴你能主人從前對我說無論什麼人來見我我都見的換一句話說便是有什麼人來不必通知你可以來見我再說一句便是你不必幹事了於是天天有許

多客人來出出進進有的還要在這裏住好幾天並且我的主人時時改相一時同我這樣的年紀了一時年紀又很輕付我工錢時臉色時變的或者是兩個人也未可知主人又時常出去幾天不回來家中却住了客有時更要奇怪年輕的客人來出去的却是老頭兒我的眼珠雖是呆極了不明極了但是總有些看見他們又吩咐我叫我對於這屋子裏的人以及各種事情不許向外人道隻字我在這裏奇怪的屋裏覺得弄不來但是工錢很多後來半個月後便弄慣了所以先生們當初問我我一定不肯說常雲道他姓甚你知道麼老人想了一會道這却不曉得大概姓秦罷他雇我的時候是說姓秦後來有一個客叫他陸先生他又沒有什麼信札往來還有一個客忽然叫他做楊先生所以不知他究竟姓甚常雲便道夠了你去罷老人下去常雲便道德素那些去打聽的警察請你也叫了他們來德素在窗口叫了一聲同時有兩個警察上來常雲道你們去打聽的麽警察答是常雲便道打聽不出麼警察道我們在近邊問他們都說不知姓名只有客人很多這是人人都知道的常雲便也不再問下去兩個警察便下去了徐常雲便在室中四面走轉忽然任那邊地板上跪着俯着頭張了幾張便立起來說道我們到樓下去罷一干人到得樓下常雲望那間書室裏走這間屋很清潔而且

華麗寫字檯並不臨窗在室中的那一邊寫字檯旁邊一張靠背椅子椅背後一重門關着常雲將他推開向裏面一張我一看原來是一間臥室一張牀幾張椅子一個桌子此外沒有別的東西了便走出來徐常雲不作一聲滿臉子的高興忽然嚷道呀時候到了時候到了為甚還不吃飯吃了飯再說罷說完微笑於是我們三人都到餐館裏去吃飯

吃過飯後我們仍同到那地方去江德素似乎很不耐煩向我道徐君為甚這樣鬼鬼祟祟的我先問他你對於這案子有甚見解沒有他只是不睬我我怕他沒有聽見又說了一遍一而再再而三他終不睬我我見他當着我說吾友的壞話很不高興便道吾友一向如此他討了一個沒趣便同常雲去講話去了我心想這些事本來應該警界幹的常雲是因他來求才去探的什麼常雲不答他的話他就不高興如長官對下屬一般真是不知足咧當下我也走到常雲那裏我同德素瞧瞧又向常雲說瞧德素臉孔上便紅了常雲道這案看看似乎很難其實是極簡單的別的……德素道如今可以破案了嗎常雲皺眉道完全沒有把握……又向我道仁之他怎麼死的我倒知道了如今去試驗給你看罷可是兇手沒有……德素很不高興在他不高興的臉孔上似乎說我問你倒不答我仁之問你就和他說上一大篇常雲

又道來到樓上去於是我三個人都跑到樓上去叫我在那間空室外望着裏面我心想他在這空室中能變出甚麼東西來眞怪極了

常雲道我到樓下去了

當他下去的時候先把那室中的一扇門關了我只是望着室中心想必定有什麼兇手出來那又何必關門呢或者有什麼殺人的毒氣走出來證明死者怎麼死的死者死在這空室裏使很可疑咧德素也很歎的看着這室中忽地有個甚麼東西在那裏動其實先也看見的不過不大注意罷了如今見他動了才觸起好像看見的一會他全身才站起來我見了他全身就不希罕了原來是一隻貓不覺失笑但我午前沒有看見貓在這裏此刻忽然見着一個活東西在室裏或者與此案有關係也未可知啊這貓立起之後似乎很難過跳來跳去不住的狂叫他叫的聲音我本來還聽得見後却漸漸聽不淸只見他口張了幾張狂跳一陣倒地死了我恍然大悟道德素這一定是死者死的原因了

我就去把門開開但是用盡生平之力再也開他不開德素也來開都很詫異徐常雲關時並沒有將他門上爲甚會開不開這時德素忽然拉我的袖子道龍兄你快看我便朝玻璃窗內望去呀原來那隻貓活了先見他口張了幾張於是又漸漸聽見他的叫聲了我這時忽然觸起了甚麼似的走去將門一開門便開了

徐常雲隨後走上樓來笑道貓又活了我道死者的死大概就是這個原因了常雲點頭說正是仁之你除了看見貓死外你還看見甚麼東西麼我搖頭道不曾留心常雲使招了招手我同江德素同走了進去常雲走向裏面見有一塊方的地板常雲用手一扳這塊方板忽然開開來了我向這裏一張大叫道呀這不是抽氣筒嗎所以……常雲道所以貓兒死了又會活啊這死者怎地會死你可知

道了我道剛才是你去試驗的麼他點點頭德素道你先將氣抽了貓兒死了門也開不開了你後來還原才使貓活了常雲道他這機關做得妙極先卻看不出待到抽氣時這方板便開開來了復原時又關了我道復原時動物能活那麼死者怎麼不能復活呢常雲道咦他死得時候久了尸身都要爛快了還能活麼我先看見死者沒有傷痕又非中毒又非生病死的再看室中四方除開門以外沒有

一處可以通氣的地方門一關簡直要悶死後來再一看這塊方板扳開才知必定是抽完室中空氣而死的這間房子樓下正是那間書室書室不是有扇門通臥室麼那室邊正有這一個抽氣筒的機器管子正通着這裏……德素死的原因明白了只有兇手不知道我們如今要回去了兇手這一星期內可知道因爲我已有把握了常雲說完便同我同回來吃完晚飯徐常雲問道仁之兇手

是誰你可想得到麼你靜靜的想想看一會我才道這屋主人行蹤詭祕定是什麼歹人據我想來這主人裝着這個抽氣機定是預備要殺什麼人如這死者是這屋的主人呢那定是別人來殺了他逃走了橫豎那老人不幹事又欺他年老眼花因此敢大膽殺人如這死者不是主人呢那必定是主人殺的了殺了人再逃走的常雲聽了不作聲過一會才道仁之我很感激你……

我聽了莫明其妙不知他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九點半鐘我便睡了心想我這句到底還是錯不錯莫非他沒有想到這層經我說了他才明白因此感激我麼恐怕未見得吧再胡亂想了一陣便沈沈睡着了後來醒來一會只聽見常雲在他臥房裏還有聲音心想他還未睡麼再一聽他的確在那裏踱來踱去我便呼〻常雲……但他並不答我我隨後也睡着了

第二天一天亮我便起來那知常雲一夜不會睡我便道你一夜不睡究竟有害處並且你天天用心思昨夜又不睡必定要鬧出病來身體要保養保養才行呢常雲很淡的答道不知怎樣我是這麼一個脾氣案子未了就是睡也睡不着的與其睡不着要睡不如不睡啊我道如此說來有些案件要幾年才能了的你也幾年不睡麼他笑道這倒要看起來再說的…………仁之我下次如能睡着我總依你的話早餐之後忽然卞全說有

客來並沒有名片說是一個漂亮少年常雲便說請進來那少年來了樣子很是英俊兩目閃閃有光態度非凡大方臉上微帶笑容來時向我們倆點點頭便自己坐下來說道二位嫌我唐突麼但是我既如此不得到這裏一來却又不願宣布我的姓名並且二位後來也就能知道說到這裏稍停常雲道你的話我很願聞你既不願宣布姓名你便不說姓名是了少年道常雲兄你不知道我的沒和我見面過可是你總有一天要認得我的我現在已經認識你了常雲道你說能少年道我說時必定要仿他們小說家的做法因為這事委實有些像小說呢常雲道你就做小說罷

少年道呂方是個著名的人物二位想來知道的……常雲插嘴道就是那賣國的呂方麼少年道正是咧五四運動的那一年他的秘密給人發見了於是聯了許多人要打死他不知怎樣給他得了消息半夜裏逃走了從此不見他露面去年他忽然又出來在政界中做事當時倒引起了國人注意也沒甚可疑四五月間忽然到杭州來住在湧金門外某某號他的行蹤詭秘時時有他同黨的人來做出那種毫無廉恥毫無人格的事來他同那國時常有秘密條約那國的人常拿了約來叫他簽名畫押他們那些黨人又都善於化裝所以沒有人知道他的秘密：……二位當記得去年十月間的

案子……我聽了不覺冲口而出道湧金門外某某號住的無名氏便是他嗎少年道正是啊去年那時正是九月却被有些人知道了於是暗下結一個團體預備去偷了他的密約來或者出其不意去責問他搶了他的密約來有幾個人竟主張要將他打死不知爲何這消息又被他偵知了騙了那些人來一個個在他那空室裏用抽氣筒將他們弄死這抽氣筒二位已看見過了無容我再細說這便是去年十月間的事便是那幾件驚天動地的案子……我訝道原來是他弄的鬼麼說着偷眼看常雲那知他一點不以爲奇似乎在他意料之中少年又道距今三月以前有一個人見了不平因爲去年的事警界毫摸不着頭腦他却很明白那時那位大偵探家徐常雲爲了同警界中人賭氣不去與聞這事仁之兄正在上海因此不知底細少年說到這裏不覺笑了起來徐常雲也笑了少年道那人見了不平便扮做一個龍鍾老人到呂方那裏來做工我道便是那眼花的老人麼少年點點頭說正是我道那麼他說的都是假話了少年搖頭道可是他的話多是眞話並不假不過知道的裝做不知道罷了他當時既扮了老人探知秘密便把他放在抽氣筒的空室裏將他弄死別人的法子弄死他假做不知叫了警察來於是……常雲不待他說完跳起來握着少年的手說道這愛國的俠

士非別正是老兄……少年不覺大笑

徐常雲硬留他吃夜飯說家中沒有好菜到餐館裏去罷席間我同常雲敬少年一杯酒說他是個大俠爲國家除害他於是又敬我們一杯酒說我們是偵探爲社會上除害

席散了我們也同少年分別了然而終不知他的姓名後來我同常雲談起也猜不出是誰我問他道你猜得到那少年是誰嗎常雲搖頭道這怎猜得到他說後會有期那必定有知道的一天或者他將來要轟轟烈烈做一樁有名的事來好叫我們知道也未可知啊可是如今終不知道大約是……

中國迷信談

小孩子夜裏啼哭不住●相縛寫了一張條子●貼在路頭牆角●上面寫道●「天皇皇●地皇皇●吾家有個小兒郎●……一夜睡到大天光●」說是有人見了●或者念過一遍●這小兒就夜裏不哭了●是否有效●婦女們當然很相信●但是這個歌訣●却由來已久●(飛●雲●)

留東外史補

不肖生著　天笑評眉

開卷叙所以做留東外史補的原因動機是一大段文字●民國八年●重渡日本●因此又添了許多新資料●絢爛之餘●歸於平淡●留學生學的是

第一章　不肖生重渡蓬萊島　陳女士偷窺和尚家

不肖生自民國三年起草留東外史前後已經寫完了十集不肖生腦筋中所貯積的奇聞怪事總算已搬出十之八九了雖間有些零星小事一時未曾寫着遺留在腦筋角落裏幾年來也沒人記罣着他遇着親朋過從的時候腦筋裏有了這些影事也是酒後茶餘笑談的資料到了民國八年十二月不肖生因個人事業上的關係重渡日本舊游重到物是人非回想五年前留學生和亡命客的盛況不禁發生無窮的感慨五年前的留學生公費自費合算起來人數將近兩萬亡命客來來去去雖不能有個確定的數目然大的小的連帶的附屬的以及投降袁世凱後仍頂着亡命客頭銜充老袁私家偵探的總共算起來也有三千人左右不可謂不是極一時之盛了老袁稱

什麼呢●論情論勢●是兩大段文字，收買留學生●也有價目●到如今是一錢不值了●居然稱爲今上●可惜不過一剎那間●制心最難●

帝不成憂憤而死國內政局大變以上等等亡命客的政敵死了大家活動的時期到了誰肯再在日本坐失本人在政治上活動的優先權呢自然一個個都爭先恐後和當日倉卒逃亡一般的急急買舟回滬各爭各人的地盤去了就是那些曾失節再醮的人物一旦痛失所天論情論勢也都不能自甘寂寞獨守空房如何謂之論情呢他們投降老袁目的原在己身富貴乃投降早的不過半年遲的才一月兩月不但富貴無緣便是每月數十元津貼費還有不曾領着的起初駐日公使海子與和招降經紀人將四立奉了袁皇帝諭旨在日本專事收買這類古董的時候開盤價目原極相宜金錢官爵聽便取携所以能欣動一般志士且當時將四立的口頭號召是說今上求賢若渴望治殊殷當此國政百端待理之時豈可遺才異地志士聽了這類恭維的話金錢官爵又能滿足各人的欲望苟非堅貞卓絕與腰纏甚富的人誰能把得定這顆心不砰砰的跳動不樂就而欣然呢及至收容過多金錢官爵都不敷分布就漸漸的要減價收買了後來減價仍是不敷現錢交易不能做自免不了一體半現半賒因此

失節而不沾實惠•更覺可憐•

亡命既已投降•亡命客的頭銜•當然取消•

官僚亡命•與民黨亡命•

改節早的雖不曾實享官爵的榮華却樂得手頭揮霍了一會至於見機不早或不善夤緣的徒擔了一個失節的聲名不曾沾着絲毫恩惠所以論人情這類人也沒有替老衰守節的道理如何謂之論勢呢這話更容易明白凡是投降的亡命客不是熱中利祿便是窮苦不能聊生熱中利祿的能放得下鑽營的心思就不會投降生活艱難的能耐得住窮苦也不會投降況津貼費既經取消而各等亡命客又都已回國更沒有可以告幇的人所以論勢也不能再留日本當袁世凱死過一月之後在日本的亡命客簡直可說已絕跡了不肯生這回再到日本的時候亡命客却又有了些兒不過這時亡命的與那時亡命的分別有官僚與民黨的不同二三年的亡命客是人人知道的民黨這時就全是安福系的官僚人數比前回少了幾十倍而所鬧的笑話倒超過了幾十倍祇因他們不大和學生接近而住在東京的又少所以鬧出來的笑話非特新聞紙上宣傳出來不但內地無從得知就是坐在日本的留學生能知道詳細的也不多並且這時的留學生比較二三年也就減少十之八九了這留日學生頓減的

以下寫留學生所以減少原因•

第一原因是排貨風潮•

第二原因•是日本生活程度之高•

日本人冒充國貨及歐貨的本領最大然亦有爲之倀者•

原因有兩種極大的趁此時表明出來看官們腦筋裏有了這兩個影子方好看以下所寫種種事實第一是因爲五九以後內地排日的風潮甚熾留學生中自然有許多是倡排日論的原動人迫於愛國的一念忿而歸國的有十分之三四第二是因日本乘歐洲戰爭各國工商業停滯的時候出全力獨霸了中國市場見中國人排斥日貨遂將所輸出的日用尋常物品改變式樣更換標幟或僅書英文不書漢字欺我國普通人識英文的少誤認作西洋貨或竟書寫毋忘國恥毋忘五月九日及提倡國貨種種字樣使中國人誤認做國貨還有些狡詐商人便拿着日貨充西洋貨銷售的幾年的暢旺生意一做日本商人中陡然發富至數百萬數千萬的不知有多少人那時金價又低落到了極處日本生活程度因此陡然增高了數倍後來金價雖然回復了而貨價仍然低減不下來在他們賺了中國無數金錢的人固不在乎這一點祇苦了中國的留學生但能分利不能生利拿着數年前的生活費那能在這時生活呢況且各省的公費都被盤據各省的軍閥截留做了軍餉或竟捲入了私囊總是拖拖欠欠的

第三原因是害於國內的軍閥•

留在日本的有兩種身分•一是窮乏者•一是富有者•

中國人作惡程度•隨世界文明而進•可嘆可嘆•

不但不能按月發給常有三五個月不作理會的終日把這些留學生逼得叫天不應哭地不靈有些家中殷實本人又求學心切的就從家中滙錢來過度若是家業平常的自不免被逼得跑回國來其中也有些家中本來殷實本人也是眞心想求學却因他原籍的省分有幾個軍閥在那裏爲爭佔地盤打起仗來打得交通阻斷滙兌不通甚至財產被兵匪擄刼一空昨日尙是大富豪今日變成窮光蛋於是在外國留學的也就存身不住了由以上的原因回國的居十之五六其殘餘在日本的有兩種身分一種是欠多了館賬沒有旅費窮困到動身不得忍苦坐待發費的一種是僑商的子弟與家中富有能滙欵來接濟的窮困得不能動身的祗有可憐可悲的慘事沒有可笑可惡的怪事至於富有的這時的所行所爲在不肖生的眼中看來人數雖少倒覺得比五年前人數極多的時候其作惡程度還要高的多大約是世界文明進步中國人的作惡程度也就跟着進步祗看幾年來國內的政治和社會的情形已足證明我國人作惡進步之神速然在腦筋渾濁及不明各外國政治和社會情形的人還不見

試問中國人的保護色是誰•
神戶的亡命•又別成一派•
申明留東外史補•承留東外史第十集而來•

得有昨是今非的判別力至於我國人僑居外國有外國人作當前的顯明比較正如昆蟲鳥獸一旦失去了他本身的保護色其所行所為便纖微畢露不能遁影藏形了不肖生這次在神戶住了十月在東京住了半年住神戶的時候和安福系的幾個亡命官僚同住在鄉下一個村落裏相隔不到兩三戶人家那鄉下的人家很少中國人尤其不多住在那裏的中國人一舉一動都非常礙眼不肖生又是個有心刺探的人所以他們做出來的新奇笑話我能知道十分詳悉却也真是不在少數於今且從頭至尾一件一件的細寫出來但是不肖生有何話須於此時表明作這補編的動機雖是在民國八年十二月因重渡日本目睹種種較甚於前的怪狀而發然所寫事實有許多不能不從遠因寫來的並且這部書雖不能依着正史編年的例分綱列目然以前十集寫到了甚麼地方這補編就應從甚地方寫起在著書的腦裏固以為必如此才學得下筆順便就是看官們眼裏也必以為不如此沒有線索沒有條理第十集結尾是寫到周撰和陳崇結了婚黎茫草•鄭紹歐•何鐵脚一般人在大松俱樂部開同鄉

這就稱之爲一筆勾•

出境勸告書•非常客氣•

哭是無可奈何中之一法•

會騙逐他夫婦二人回國二人的公費由湖南同鄉會寫了一封公函給湖南留學生經理處經理處祇須用筆一勾二人的公費便算是已經取消了在周撰和陳蒿的意思本打算儘管經理處取消他們公費拚着負幾百元的債務自費也要在日本雙飛雙宿的招搖幾個月使一般反對的看了眼睛出血又沒法奈何他們這便算是二人消極的報復方法誰知湖南同鄉會那日在大松俱樂部開會的時分周之冕一般謀士早已料到有此一着當日議決之後除函知經理處外又寫了一封公函去中國駐日公使館由公使館知照日本警察署警察署打發人向周陳提出出境的勸告書陳蒿爲這勸告書氣得整整的哭了一晝夜周撰也垂頭喪氣的思索不出一些兒抵抗的法子來便是陳毓也替自己妹子委屈雖是用許多言語勸慰兩個無奈這番的氣受的太厲害太結實連自己心中的不快都解釋不了如何能有中肯的言語好去勸慰當事的人呢祇有李鏡泓對於這回的事態度非常冷靜不聞不問的就好像沒有這回事一般陳毓姊妹和周撰也不理會因知道李鏡泓素性是一個笨滯的

日本雖小屋數間●很有清幽的所在●

陳毓尚是個好女子●作者輕輕數筆●已迴護不少●

婦女最留意與他人比較●

人一切感覺都比尋常人遲鈍周撰既沒有可以抵抗那出境勸告的辦法祇得和陳蒿收拾動身李鏡泓夫婦兩個如何能住高田馬場那們大的房屋祇等周陳一走立時便退了租仍搬回東京揀了一處最小的貸家居住他這貸家在御茶之水橋旁邊雖祇三間小屋却清幽得很屋後有個小小的院落黃昏月上的時分是可供住那房子的人散一散步陳毓對於李鏡泓住內地的時候就本來沒有甚麼濃厚的愛情陳毓雖也是一個女界中的新人物容貌學識和普通一般自命女豪傑的比較沒一件賽不過人但是他的頭腦却不似一般女豪傑活潑性情也沒有一般女豪傑那們乖張跋扈因此他儘管不滿意李鏡泓心裏總覺得已成了多年的夫婦沒有平白又脫離的道理有時遇了甚麼問題李鏡泓懦弱不能解決或是因言語受了李鏡泓的氣他祇是獨自背着人哭泣怨自己的命不好不曾嫁得個爭氣的丈夫到日本以後他夫婦的感情比前略為濃厚了些兒後來為周撰的事陳蒿大不願意李鏡泓從旁極力唆使陳毓要和李鏡泓脫離陳毓終日看了周撰對陳蒿的溫存體貼情形回頭

賴有此耳●

婦女要能如此着想●便省却許多煩惱和苦痛●

知足常樂●

衣服與人品●足見

想想自己丈夫從來不會有過一次這般的細膩風光便沒有陳蒿從旁唆使也就免不了要對李鏡泓漸漸的增加不愉快的表示況兩耳不斷的鑽進許多破壞李鏡泓的話若不是湖南同鄉會下手將陳蒿驅走祗要再延下去一月兩月包穩李鏡泓做不穩陳毓的丈夫了湖南同鄉會這次的集會算是李鏡泓的大救星也算是陳毓的當頭棒經此一度警告陳毓才覺悟自己妹子這回的舉動是很不正當這種的模樣是很不宜效法心想自己丈夫雖沒多大的學問爲人却甚是誠樸若是和他脫離了另嫁一個男子專講相貌或者能賽過他祗是現在的青年大概都和周家的差不多我眞犯不着也上這個當遭人唾罵還在其次自己的終身之恨就要後悔也來不及了陳毓既有了此種覺悟對待李鏡泓的態度就完全改變了夫婦二人新遷了這所小貸家雇用了一名下女安心樂意的過度倒很快活與他們隣居的也是一家中國人也是男女兩個却沒雇下女男的年紀大約有五十多歲了出外有時穿和服有時穿洋服在家總是穿着中國衣服衣服的樣式異常古拙合着他那蒼古的面貌與迂

很有關係•道學先生與時髦婦女•是個反比例•然而往往聚在一處•安得而不吵嘴•道也是普通道理•

緩的舉動很像是一個道學先生女的年紀望去不過三十多歲鵝蛋式的臉盤長條條的身體不論在家出外都是穿着很入時的中國衣裙舉止態度也像是個有些學問的祇因李鏡泓是個絕對不好交際的人雖在貼鄰幾個月不曾通過聞問這兩個男女姓甚麼叫甚麼名字那一省的人是在日本亡命呢還是留學生一點兒也不知道可是這兩個男女也很古怪兩家的院落本來相連祇隔了一層二三尺高的竹籬笆彼此時常同在院落裏散步竟像是有嫌隙的一般這邊不向他那邊打招呼那邊也就祇作不理會有幾次陳毓聽得這兩個男女吵嘴聲音越吵越大兩人口裏罵出來的話都聽不明白分不出是那省那縣的口音陳毓就跑到院子裏來聽以為距離一近必聽的明晰些誰知他一到籬笆跟前男的便住了口急急忙忙的開門出去了男的一走女的沒有了相手方一個人是不能更吵下去了幾次都是如此李鏡泓很不以陳毓三番五次的偷聽為然向陳毓說道人家夫妻吵嘴是極普通的事有甚麼可聽的夫妻吵起嘴來女人甚麼話都罵得出做丈夫的總得顧全一點兒面子沒人

陳鏞已能斷定他們不是正式夫妻。道學先生靠得住嗎。

這個理由倒也很充足。但是天下事往往不在常理中。

在旁瞧熱鬧還好若是外面站着幾個人女人的精神更好吵鬧得更兇做丈夫的心裏就更難過面子上更下不來所以你每次去看他們吵嘴那男子總是以一走了事因爲恐怕這女人起勁更駡出不中聽的話來給人笑話我看以後若是他們再吵嘴你犯不着再去看了陳鏞笑道我若能斷定他們是正式夫妻也不去看他們吵嘴了李鋭泓道你這話就是瞎說了不是正式夫妻難道也是姘頭嗎這個男子無論在甚麽人的眼中看出都不能不承認他是一個道學先生決不會像現在的一般浮薄青年動輒和女人軋姘頭就是這個女的也沒一絲淫浪的樣子莫說這種女子斷不至與人軋姘頭便是表面上不能完全看出人的行徑然而他旣有這般姿首總要軋姘頭也不愁沒有年貌相當的怎麽會姘一個如此老而且醜的影子呢這是個續弦的老婆不是原配的倒可以斷定陳鏞連連搖頭道像你這們猜度我難道不會猜度過就是姘頭吵嘴也是極尋常的事我怎犯着去偷聽他祇因我彷彿聽那女子駡出來的話很不像是妻子對丈夫的口吻他們駡出來的話我雖聽不大明白但是也有些

我是你的什麼人●大有耳提面命之意●

這兩句大概是頂門鍼●

可見此公亦甚精細●然而終有暴露之一日●

聽得懂的前幾次我就聽得那女子罵道你不要面孔你知道我是你的甚麼人這兩句話你記得麼我們到上海住在那家旅館裏的時候一個客人和茶房吵嘴客人走後幾個茶房都說那客人不要面孔二妹和我們不是大家學着那腔調說笑了好久的嗎隔壁女子罵的口音就和那茶房的口音一般無二所以這兩句話一落到我耳裏便聽得明白你想豈有妻子拿這種話罵丈夫的麼並且那女子把這兩句話一罵出口男子便寂然無聲了每次如是這不是很稀奇嗎李鏡泓也覺詫異道你還聽出旁的話沒有呢陳毓道零零碎碎也有些懂得的總之不像是夫妻罷了李鏡泓躊躇道不是夫妻又不是姘頭看情形却又似乎是會有肉體上關係的這就眞教人莫明其妙了陳毓低頭思索了一會忽然望着李鏡泓笑道沒要緊我有打聽他們的法子了李鏡泓也笑道你有甚麼法子陳毓道我看他們家裏的陳設和他兩人穿着的衣服不像是沒有錢的怎麼連下女都不雇一個一切粗事全是自己動手呢這不是鄙吝我想必是恐怕下女見了他兩人的舉動拿到外面向人去說我細聽二人說話的

總之是一位江蘇人。

從來沒有賓客。也是奇事。

不管閑事。安有這許多小說材料。

聲音和那個去年同在東亞日語學校學日本話的張克誠差不多你可知道張克誠是那一省的人麼李鏡泓道張克誠和賀鉞白不說是親同鄉嗎賀鉞白是江蘇丹陽人張克誠自然也是丹陽人了陳毓點了點頭道我們祇向張克誠去打聽必然能探出這兩人的來歷來李鏡泓搖頭道不見得張克誠到日本不久便是同鄉也未必就認識你我又不知道這兩人的姓名冒冒失失的去問人家人家如何能知道並且我們在這裏住了幾個月從來不曾見過他家有往來的賓客我猜這男子的年紀有這們大了難道還是在這裏留學不成十有九是個亡命客張克誠是個純粹的學生向他去打聽亡命客不更是問道於盲嗎倒是賀鉞白在這裏留學多年了問他或者能知道他家又離這裏不遠就在駿河台中國留學生會館旁邊不過我們和他沒甚麼交情我祇同張克誠去過他家一次若專爲這事去問他似乎我們太愛管閑事了最好湊巧在那裏遇着他順便向他打聽他知道決沒有不肯說出來的陳毓祇得點頭應是然心裏終覺放不下每日早晚借着散步在院落中窺探這一對男女的舉動此

記好是七月。

點醒時令是個夏天。

道學先生又變一個禪和子。眞是奇絕。

時已是七月各學校都放了暑假李鏡泓雖在明治大學掛了一個銜平日到校上課的時間尚少暑假期中不待說是在家清閑無事和一切書籍都斷絕關係了陳毓却從他妹子走後認眞在三輪田女子師範學校上課便是暑假在家每日也得用一兩點鐘的工夫這幾日因天氣熱得厲害白天實在不能用功他們住的又是有樹林的地方夜間蚊子最多更不能久坐不動因此祇得早些起床安設一把從上海帶去的籐躺椅在後院廊簷下躺在上面看書看到紅日射人了就實行休息這廿陳毓起得最早天光還沒十分明亮到院中打算吸取點新鮮空氣等天光大亮了再拿書讀在草地上才走了幾步忽覺有一陣很奇怪的聲音鑽進耳來暗想這近處沒有庵堂寺觀那來這唪經和木魚的聲音呢立住脚仔細聽去這聲音確是從隔壁那一對怪男女家中發出來的看這家的木板門還不曾打開板縫裏露出電光來這時清風習習又吹得一陣一陣的香氣撲鼻這種香氣一觸鼻觀即能辨別是焚在香爐裏的沉檀速降之類估料着必是唪經人所焚的香陳毓正在凝神之際猛聽得拍的一聲響木

妖豔之態可掬•以中國女子•而作日本裝束者尤甚•我見猶憐•何況老奴•身披大紅袈裟•恰和上面水紅襦袢作一對照•

板門開了一扇接着就見那女子現出身來一扇一扇的將木門推到廊簷角落裏看那女子身上穿的是一件日本式的寢衣淡青的顏色印着寶藍的蝴蝶花薄的和蟬翼一般裏面貼肉襯的水紅襦袢隔着寢衣看得分明頭上梳着日本女學生的髮結已蓬鬆撩亂作三股披滿了肩背陳毓一見這種裝束登時覺得這女子平日矜莊的態度絲毫也不存在了自己雖則同是一個女子無從發生出甚麼不規則的念頭祇是不知怎的這妖冶的風態一入眼簾心旌就不由得有些搖搖不定那女子起初不曾留神到這邊院落裏不知有人窺探及至將木板門完全推開了靠着簷柱喘息偶一回頭看見了陳毓立刻似乎吃了一驚陳毓不肯露出窺看的樣子來連忙掉轉身裝做散步閑行一會再看那女子已是不見了正待走上廊簷讀書就聽得背後有脚步響那喃經的聲音也跟着脚聲出來不由得又停住脚回頭一看這一看可更是作怪了祇見那五十多歲的男子身上披着一件大紅袈裟兩手捧着一捲黃表紙和一根燒燃了的紙捲光着一顆雪白的頭口裏不住的喃着經低頭目不斜視的向那邊

院中走來。不知他走到院中作何舉動。且俟下章再寫。

不接吻之罪

加芝哥少年加尼士．自結婚後．從未嘗與其妻一接吻．爲其妻控之於案．謂不和好之證．加氏被拘．由審官廉得其情．判令加氏在大庭廣衆中．撫挽其妻上下階前．與之接吻．然後宣告無罪．（願西）

德國生活狀況（光新）

▲存錢不如存物▼

吾國人對於生活艱難．常有一諺語曰．『一年不如一年』．若以之評論今日德國生活情形．則直可改爲『一日不如一日』．譬如吾人所需之日常生活用品、今日不買明日便漲．明日不買後日又漲．換言之．無論何種物品．日日均在漲價之中．因此之故．德國一般人民．從此不願存『錢』而願存『物』所有手邊存款．皆一掃而空．所謂『儲蓄觀念』．已不存於今日德人之腦中矣．

我之試作

不同……異點

景吉森

我同林瀟碧在那礮臺灣的長堤上憑弔從前礮臺的遺跡看見隱隱還有許多大石大概是基礎樣子正是起了無窮感慨時候離堤約有七八尺距離過去兩隻遊船頭一隻是五六個女學生在那裏指手畫脚很高興的談天後面一隻坐的一位少年眈眈的注視前方抱着一種飛揚浮躁態度那時驀地起了一陣大風浪頭平空的激到岸上濺的一身水泡我心裏想這兩隻船可危險的很果然不出我所料頭一隻船裏的一位女學生身子向外一側便不由自主的跌到水裏去我同瀟碧大吃一驚暗想糟了這是海裏水勢很利害眼睜睜的要送命船裏其餘幾位都嚇得面無人色那船家也是搓手頓足那少年此時不慌不忙的立起來將長衫一脫着的一身運動衣褲撲的跳下水去泅不到三四步便將女學生抱起舉到船上我不禁喝一聲采道這眞是一位勇敢的少年把剛纔鄙俚他的心思拋撇到九霄雲裏去可是一看鐘點要到

不同異點

開車時候便同瀟碧急急趕回車站回到上海以後事情便不知道了

隔了兩星期我又同瀟碧去逛半淞園又碰見這少年我此時很佩服他相信他是一個又勇敢又鎮定的青年當下跟着少年到湖心亭裏在欄干旁邊看對面的風景一隻游艇划過我們面前時一個在他母親懷裏的小孩子不曉得怎樣跌下水去那時湖裏岸上的人齊嚷快救我想這位勇敢的少年一定要抱着憐憫赤子之心奮身不顧的下水去救起來可是那少年依舊同他的伴友很高興的接續的談天不過微微的說了一句這小孩子的大人為什麼怎樣不當心

我同瀟碧回家之後便互相猜想為什麼這少年前後判若兩人若說是水性不好呢海裏水要比湖裏深得多了小孩子的性命同女學生一樣是不是用錢買得到的若是怕人家譏笑呢這救人事情是可感佩而無譏笑價值難道他救人只許在像磯臺灣荒僻的地方嗎後來瀟碧說道我想起來是因為跌下去的人不同所以就是勇敢和不勇敢異點假使跌下去的是一位女郎他必定要像磯臺灣的下去救他上來呢我聽了不覺起了一層大感觸口裏喃喃的說道不同……異點這四字很有耐人尋味的價值呢

我之試作

扇子

鈕侗夏

綠蔭深處的地方裝了二隻電燈晚上沒有月亮的時候樹林裏依舊是很明亮這是霞飛路上第三千〇十一號張宅園裏的風景那天禮拜日張光藩先生—那府上的小主人—正在他的寫字間看報僕人來關照有客人他走出去原來是他的未婚妻許韞玉女士和他照呼了便慢慢地走到園裏樹林底下並肩坐在電燈底下一隻白漆椅上他們談起昨日禮拜六在半淞園裏的樂趣許女士還講當日下午到他同學程婉君女士家裏着棋拍球的快活所以現在六句半鐘方才來並且拿了一柄扇子說是婉君送給光藩的光藩拿了很是快樂當晚又講了好久都是談的學校生活及別種事情做書人耳朵不靈沒有聽清楚到十句鐘他們才走出花園光藩還送他上電車光藩回到家裏到自己房裏也沒有心思再看報拿了那把扇子翻來翻去看了又看心裏又想他的美術作品正像他的粉嫩腮兒鵝蛋臉兒何等美麗宜乎他們賽

美麗女學生要舉他做五月女王我的韞玉何能及得到他不道他是很醉心自由的男朋友不曉得有多少却是美中不足照我這種資格不知有多少人咧但是我能够得他爲友豔福已算是不淺了不曉得誰能得此佳人一生快樂無窮矣光藩到十一點鐘方才朦矓睡着夜裏還好像探得婉君尚沒有定婚而他自己和韞玉離異後向婉君求婚他一口答應就在一品香行婚禮到西湖畔上過那蜜月並且昏昏懂懂好像還住在湖濱旅館醒轉來看見躺在自己房裏方才曉得是夢他便暗中好笑自己的癡想看案上自鳴鐘已經七句鐘他便吃了早餐急急的一溜烟跑出大門搭電車往盧家灣學堂裏去了臨走的時候除了他拿的書本還不忘掉那把扇子好在那幾天天熱可以用又在電車裏再可以看看到了學校裏還可以出出風頭人家還要羨他豔福說他漂亮他到了學堂在三四天裏沒有一個人不說羨慕他的寫意幾乎說得這柄扇子上來的風都香了光藩的同級裏有一位品學兼優的叫沈伯華他是一個規矩不過的人一些不懂什麼男女戀愛自由婚姻看見了婦女便面紅耳赤一句話都不會講平日只知道用功讀書那天被同學吵張光藩得利害他也不知不覺來到光藩的寢室裏來看看那把扇子光藩也落得出風頭便交給他他看見那把扇子畫的是山水靑

的山綠的水輕舟數乃中間坐的是二位妙齡女郎題的欵是『光潘先生雅屬程婉君寫意』看到那兒他呆住了他想他從小他的父親很寵愛的記得七歲時候隨父親到他朋友鐵路督辦程老伯家裏程老伯說他聰明便許他的女兒配給他現在聽說他女兒名婉君在賽美麗女學讀書莫非這一位就是嗎沈伯華是素來很和善的便問光潘道這程婉君便是他們所說的是你的知己女朋友嗎還問在什麼女學裏讀書光潘是能見風辨色的看見他呆了好久一定有關係便道女士並不是知己不過相識而已伯華又問他如何相識光潘於是將如何他的未婚妻介紹程女士如何他肯贈扇一五一十原原本本詳詳細細講了好久還很懇切的問伯華可是與婉君有關係伯華也告訴他說是婉君的未婚夫又講起他的不贊成過新所以不相信和婉君通信或和婉君見面光潘再講婉君的善交際如何漂亮如何標緻如何風雅照現在潮流應當如此語言之中還帶羨他豔福不淺快樂無窮心裏還想起上星期日晚上的夢境眞是益發好笑

過了幾天又是禮拜日了滬南半淞園裏江上草堂前面的涼棚底下坐了二位女學生和二位西裝少年在那兒看一柄扇子他們談的什麼在下沒有聽清楚不過好像他們都說不料這把扇子竟是無上的媒介品